

御選明臣奏議

卷七  
卷八



御選明臣奏議卷七

論內外不可異法奏

弘治三年

王恕

臣竊聞古人有言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治臣謂賞罰不當與無賞罰同何以勸善懲惡服天下心天下不心服則萬事瓦解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諸葛武侯有見于此故告後主有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斯言也實公天下之格言服人心之要道也雖爲後主



告實所以爲萬世人主告也臣伏觀昨者發落南京御史姜縮等聖旨似與武侯之言不同大駭物聽誠恐天下聞之謂今聖明之時內外異法豈不有傷陛下平明之治乎臣實不忍敢不昧死言之且姜縮等與太監蔣琮交相訐奏互有虛實姜縮等旣降調其職侍郎黃孔昭等被其連累亦各罰俸三箇月豈宜獨宥蔣琮之罪而不爲之處置乎夫爲此一人遂廢天下之公論壞國家之政體豈陛下之本心蓋未之思耳臣荷聖恩起于旣退之餘加此一品之職非徒富貴之也蓋欲朝夕納

誨匡輔至治臣知此事未宜而不言是不忠也倘異日陛下自覺其非豈不以不忠責臣乎縱使陛下終不覺悟臣亦安忍坐視乎昔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旣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由是言之是君不可以不聽言臣不可以不進言也臣伏願陛下追還前旨另行裁處務合公論使彼此心服天下無得而議將見盛德大業可



以與天地相爲悠久矣 疏入得旨這事已發落了罷

再論內外不可異法奏

弘治三年

王恕

臣昨伏覩發落太監蔣琮及南京御史姜綰等聖旨朕死上言欲望陛下追還前旨另爲裁處以昭公道以服人心且免天下後世內外異法之議是臣惓惓爲國之心非敢徇情妄言以惑聖聽自取誅殛之罪伏奉聖旨以爲事已發落了訖臣惟此事雖小關係治體甚大設未得其當雖再易之不爲過要于其當而後已若謂已發落卽不可易古之所謂從諫如流者所從者豈皆未

發落事乎漢文帝欲重犯蹕之罪張釋之曰當罰金欲族盜高廟器者張釋之曰當棄市文帝雖發怒終從其言未嘗以不合己意而不從也伏願陛下昭日月之明察芻蕘之言廓天地之量赦狂瞽之罪乞將前事再加彙括別作處置使內外無分彼此而人心服則治體不致虧損而朝廷尊矣 疏入得旨朕意以蔣琮守備不宜輕動如何又這等來說不准再不許來奏擾該衙門知道

恤民弭災再奏疏

弘治三年

馬文升



臣聞天命人君居大寶之位享天下之奉所以爲民也  
人君簡賢任能分布庶位亦所以爲民也蓋民爲邦本  
本固邦寧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宗社之安危繫焉  
故臯陶告舜曰在安民孟子之美文王曰視民如傷易  
曰節以制度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侈用則傷財傷財  
必至于害民故愛民者必先于節用也仰惟皇上聰明  
睿知文武聖神于帝王傳心之法得之已深而帝王致  
治之要行之已效然而近年以來各處水旱蟲蝗晝晦  
地震是皆災變之大者非皇上仁民之心有未至蓋天

心仁愛示此災異欲皇上側身修行戒謹恐懼節儉愛  
民以隆祖宗莫大之洪業于億萬斯年而不替焉耳皇  
上亦當仰答天意思繼祖宗克勤克儉而愛乎民焉臣  
謹以民之困苦言之且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府州縣  
每年該備用馬二萬匹每馬一匹用銀一十五兩共該  
銀三十萬兩惜薪司砍柴擡柴等項人夫一年共用銀  
三十萬兩京班阜隸六千七百餘名該柴薪價銀八萬  
餘兩通共該銀六十八萬兩及各王府郡王將軍郡主  
郡君等位生者蓋造府第薨者修理墳園及祭祀等項



又該銀數萬兩而買辦採辦秋夏稅糧水馬驛站又該數百萬兩且天下之生財有限不在官則在民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徵年年如是欲民之不困財之不竭豈可得乎民財既竭一遇水旱災傷流移死亡餓殍盈途所不忍言加以官吏之貪酷惟知催科之緊迫小民困苦無所控訴嗟怨之聲上徹于天災異之召實由于此況近來內府各衙門坐派諸色物料供應牲口等項較之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十增其三四該部依數派去有司徵收急于星火北方之民別無恒產止是種田既要

完納糧草又要備辦料徵收成甫畢十室九空啼飢號寒比比皆是卽今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及南直隸揚州等府俱被旱災又多蝗蝻生發加以官府追徵遞年拖欠錢糧及買辦等項小民變賣田產已盡計無所出逃亡數多倘來春青黃不接所在倉廩空虛無所賑濟其勢必至人自相食而意外之虞遂起賑救之儲不可不豫伏望皇上上思天命之眷顧宗祖之付託下念小民之艱難凡百用度務從儉約無益之費量爲減省敕內府各衙門今後凡派出合用營造物料務要會同該部



計算各庫會有會無合用若干方奏行該部斟酌合該  
司府地方有無災傷分派前去依數送納不許似前多  
派一概具奏若有故違雖奉有欽依該部亦要明白覆  
奏減去亦不許依奏分派累民仍乞敕該部將前項果  
被災地方一應拖欠錢糧並買辦採辦等項物料暫且  
停止果係內府緊關合用之物許借支官銀買辦應用  
其在京各衙門大小官員阜隸係補助俸糧不及難以  
停止亦暫派江南王府頗少並無南京各衙門阜隸去  
處十分之三不必令人前來止照例總解柴薪價值自

弘治四年爲始候豐收之年照舊分派原僉去處應當  
十分災傷去處戶部仍豫先差官前去整理賑濟錢糧  
若臨時前去人民逃亡緩不及事其該追虧欠倒失馬  
匹亦暫免追補備用之數災重去處暫減三分明年收  
成後仍前補解再乞敕各該巡撫都御史將所屬州縣  
一應科差當停止者徑自斟酌停止當具奏定奪者明  
白具奏凡可以蘇民困者聽其便宜處置所屬官吏果  
有恣肆貪酷的爲民害者就便黜罷勤于撫字深得民  
心者量加旌異又督令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員務照



都察院奏准事例常川在各管地方禁革奸弊訪察民  
隱區畫倉糧撫恤流移凡有不急之務不許擅自興造  
一應公移債負不許擅自逼追一夫不許擅役一毫不  
許擅科大小詞訟不許濫受以致監禁人民分巡分管  
官敢有故違事例不時回司延住坐視民患者許巡按  
御史指實參奏究治仍行在京大小衙門官員各要敦  
尚節儉不許過爲奢侈庶民困少蘇天意可回而災異  
可弭矣伏望皇上俯賜施行天下幸甚斯民幸甚 疏  
入得旨該衙門看了來說

清理刑獄疏

弘治四年

馬文升

臣伏觀宣德三年三月初四日欽奉宣宗皇帝敕諭內  
載聖人制刑罰用昭天討以弼治化刑罰當則天道和  
平人心悅服國家天下並受其福否則感傷和氣災沴  
百出是以古者帝王必慎簡刑官我國家稽古爲治建  
三法司自祖宗以來慎重人命務在恤刑欽此及讀大  
明律保辜限內一條手足以及他物毆傷人者限二  
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限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  
墮胎者無問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莊誦再三不能無



疑夫鬪毆成傷既立辜限則辜外身死當依本條今律云辜內因傷死者以鬪毆殺人論該載已明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又若各從本毆傷法該載亦明今問刑衙門未審據何所見遇有毆傷辜外死者不分原傷有無平復輒依毆殺之條坐以絞罪恐非律文之意曰辜外因傷死者不合償命則死者何辜誠如所云則辜限一條可以刪去矣何用保辜哉況本條又云若折傷以上辜內醫治平復者各減二等辜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篤疾及辜

限滿日不平復者各依律全科竊詳立限之意惟以限滿爲期若傷未平復辜限一日不滿雖笞杖之輕未敢便決蓋恐被傷者死必令償命則杖刑難贖若辜限已滿傷未平復雖徒流之重就便斷決隨即發遣且限滿不平復毆傷必重有死之理若該償命豈肯遽以毆傷全科其罪乎假有毆人至篤疾該杖一百流三千里仍將犯人財產一半斷付篤疾之人養贍設使被毆之人限滿不平復既將犯人坐以全流又斷以財產若斷後被毆之人因傷身死復坐以死則非惟立法有無紀極



而前之已流斷付財產又何所處乎今笞杖徒流悉依此斷獨辜外死者不依此條何其不放律意而矛盾若是也及覩墮人胎條內註云墮胎者謂辜內子死者乃坐其雖因毆若辜外子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不坐墮胎之罪以此推之則辜外因傷死者不坐以死明矣謹按太祖高皇帝制律之時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後又敕刑部尙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每一篇輒繕成書上奏揭于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雖笞杖徒之輕尙歷歷明著其罪

若辜外因傷死者律該處死必明定其罪如何又云各從本毆傷法乎昔待制馬宗元之父馬麟毆人致死雖在辜限四刻之外尚不抵死蓋以刑主欽恤法無久近我祖宗立法初意正在于此故名例律云凡稱日者以百刻又曰八十以上十歲以下犯反逆殺人應死者議擬奉聞取自上裁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夫五刑之條莫重于反逆殺人矜其老幼猶不加刑況鬪毆不過一時忿怒彼此交爭初無殺意比之謀殺故殺不同所以特立辜限若辜外因傷死者一概坐以



絞罪是與辜內因傷死者之罪無異矣豈祖宗欽恤之意乎伏乞斷自宸衷或敕都察院會議奏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擬鬪毆辜外因傷死者罪名合無照依辜限條內該載擬罪難復仍依鬪毆殺人律條科斷務求至當永爲定規毋曰行之已久難以更改如此庶欽恤稱情人心悅服而辜限一條不致虛設矣查得先該本院奏爲講明律意以重民命事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

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于律條多不熟讀律意亦不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人就律將就發落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爲害未大至于人命一有所冤關繫非輕有將強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官吏因公毆人致死本無挾私故勘而俱擬斬罪者本係故殺卻擬鬪毆殺人絞罪者其他以是爲非以重作輕且以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囚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乞敕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天下都布二司督令斷事理問及



浙江等按察司官並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際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死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分辨明白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評事魯永清奏稱前因臣會同刑部尚書何大理寺卿馮等計議竊惟條律之設肇自往古我朝斟酌最爲適中且互相鬪毆若于虛怯致命去處被傷卽時身死者律有明條固不暇論其餘致傷有輕重所以辜限有遠近

保辜者毆人成傷保其犯人之罪責令醫治被傷之人恐其致死使彼此各全其生也律曰辜限內皆須因傷死者以鬪毆殺人論律條甚明固無別議又曰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卷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且其者變于先意及者事情連後是言若在辜限內傷已平復不因毆傷別因他病死者止擬毆傷本罪不坐毆殺之條曰別因他故死者從本傷法則限外因傷死者雖不明開以鬪毆殺人論而其意亦甚明矣不然何以折傷以上又曰辜限滿日不



平復者依律全科且折跌人肢體致成殘廢篤疾尚流  
三千里又將犯人財產一半斷付被傷篤疾之人養贍  
若因毆人頭傷風從頭瘡而入限外死者既不坐死又  
不斷付財產而止擬毆傷流罪則是于死者反輕于生  
者反重不惟死者含冤于地下而彼孝子慈孫亦抱恨  
于生前矣再攷祥刑要覽載待制馬宗元之父麟毆人  
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  
刻因訴于郡得原父死者蓋唐律文云保辜限內死者  
依殺人論限外死者依本毆傷法無別因他故字樣于

我朝大明律保辜條內文意自不同也但人多不肯講  
明往往引宗元爲說而致疑耳且人命至重律文之意  
況限外因傷而死者擬以鬪毆殺人絞罪自國初至今  
已踰百年若有所疑前人豈不具奏合無今後凡鬪毆  
傷人如前折跌人肢體毀敗人陰陽破人骨墮人胎斷  
人舌等傷官司責其保辜限內不能平復纏綿至于限  
外而死情真事實者仍擬鬪毆殺人絞罪原問衙門臨  
時備由奏請定奪其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  
別因他故死者務與推究真情力爲辯明不許拘于限



內畏懼原告刁潑將被告之人一概問擬死罪致有冤抑有傷和氣庶于律意不違而刑罰罔濫事體歸一而法司有據矣 疏入帝不納

諫寧府用琉璃瓦疏

弘治五年

林俊

臣竊見寧殿下累乞琉璃瓦重荷聖諭于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仰見陛下聖仁廣大惇敘九族盛心然觀鎮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異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迨寧王又奏工部又執奏是申言決不

當與也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也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壯公論謂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禮聰察識事斷不爲此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爲有不可爲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預于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益府宮殿蟻蠹益殿下現移東寢萬分驚虞修葺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淮府造墳順昌王崇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



不可已者也所存儒學文廟傾頽問其故謂科例嚴所  
司顧忌不修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各處豫備倉穀數少  
問其故謂罰贖解部所司計無自出此不可已者也官  
軍俸糧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萬四千餘石此不可已  
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葺荆府多敝漏淮府同一  
江西頽垣朽柱東柱西撐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  
址在民庶尚不堪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于義  
不可已有可爲割財內帑爲之未過也有可已無可爲  
又何必爲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斲茆茨不翦土階費

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鎮  
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  
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  
富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茆茨之盛規崇古尚質  
示樸以垂憲如此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  
改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如是夫前之失  
後人尙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沒之矣沒  
之非孝子沒之非順孫謂賢王肯爲之耶臣所謂偶未  
之思者也況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



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循常文具之間以毀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臣數侍賢王言論多師法古人又誤被禮愛獨至臣深感切若無益于賢王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諛今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而不同臣欲愛德市義完賢名不欲貢諛順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幡悟必有創于臣言者伏望聖明篤

懿親斷大義垂善道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頌美幸甚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振紀綱疏

弘治五年

蔡清

臣伏見近日彗星之異天道高遠其果爲人間何事而見固未可必知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外敵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無一可恃天之意其爲此耶臣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



屈民力日屈則國勢危矣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雖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而其次在邊境紀綱旣振朝廷旣正疆場自固要荒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臣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皇上諭令羣臣陳時務得失于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李廣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此亦修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爲己曲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爲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明明指曰某爲奸之首某爲佞之魁而乃晏然朝端其所

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卽此一事皇上所親見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況其他可以游詞浪說眩惑于君門萬里之外者哉紀綱之廢弛一至于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可以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填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朝廷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尙忍言哉今民之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宦官廝養宅舍擬于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



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于民以爲士馬之資者乃多充牣于庸將之家轉運于權倖之門于是兵弱不能衛民敵騎一至而邊氓之身家蕩然一空臣虞今日國中之虛實外敵亦當知之過半矣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恃也其可不及是時而振吾紀綱以救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要而朝廷之所以爲朝廷者也方今堂堂天朝幅員萬餘里尊無二上足兵足食綽綽有餘裕者惟紀

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周世宗高平之戰纔一按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于俄頃之間自後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爲國之命脈舉四肢貫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之根本則又在于人主之一心故心正而後事可理理明而後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循于文藝之末而後有明理之功其要不外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矣此一書者真聖學之綱領也人主不但于經筵日講凡深宮燕居之際終食



造次之頃皆當時時誦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漬融  
化于一心而時出迭見于應物之間然後爲有得而天  
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事而爭之日日而  
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實不易之至理蓋不患  
外患之不弭而患朝廷之不治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  
君心之不明今日兵備廢弛邊境爲尤甚其當救爲尤  
急蓋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于權要之門朝廷  
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于權要之手氣勢不振于未  
戰之先威令不行于方戰之際功罪不明于旣戰之後

我之虛實旣素爲敵之所窺敵之虛聲益足爲我之所  
畏今欲救之糧賞宜遣朝官以頒給不必悉關白于將  
領私役宜專委官以訪察無事則蓄養其才力非親得  
雋于矢石之間者不得冒功宜從兵部報効試中者乃  
遣之一或敗事于旗鼓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  
員紀功者并察之然其要在于將帥之人品不凡人品  
不凡則無事于防察以妨其權其機在于朝廷之紀綱  
振舉紀綱振舉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命昔儂智高屢  
敗官軍矣一用狄青爲總帥而南方遂平于旬月之內



唐憲宗討淮西不用宦官監軍而用裴度臨督一舉而事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糧賞亦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救時之急務也 疏入帝從之

覆張九功正祀典疏議

弘治六年

倪岳

臣等謹詳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凡載于祭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

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先儒亦曰帝王無妄祭無徼福又曰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因有革迨至國朝太祖高皇帝卽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有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天下神祠無功于民不應祀典者有



司毋得致祭欽此欽遵及大明律內一款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燒夜香燃點天燈褻瀆神明者杖八十若僧道修齋設醮而拜奏青詞表文及祈禳火災者同罪還俗又一款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切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伴修善事煽惑人民爲首者絞爲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欽此欽遵其所以拯弊俗于千古垂至戒于萬世至深切矣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事

而增益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爲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端之徒轉相鼓煽怪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在帝舜以爲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絕之此給事中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于今日者也伏乞聖明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捨此之外凡有一應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姦亦可節省無益之費該部仍通行天下除



應祀神祇照舊致祭外其餘非有功德利澤及民及不經奏勘不合祀典者卽係淫祠俱各查攷盡行革去僧道修齋設醮師巫假降邪神左道亂正者嚴加禁約敢有故違依律問罪其在京各宮觀寺廟神祇出處不載于正經功澤莫稽其顯跡但係非時遣祭者並皆停免中間有經累朝崇建難于輟廢亦宜釐正其名號減殺其禮儀庶幾朝廷之上允合乎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至于祀典之存亦足致乎帝舜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祚綿長人心以明風俗以正其于治道誠非小補今

將查到在京各項祭祀除太倉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應否致祭緣由逐一議擬開坐伏乞聖明裁處 疏入帝從之

請豫教太子疏

弘治六年

馬文升

臣惟太子國之儲貳社稷之安危繫焉所當豫教者也大易有養蒙之卦禮記載教世子之篇古帝王憂深思遠未嘗不以此爲先務也皇上嗣登寶位敬天勤民法祖圖治至仁洽于四海大孝隆于兩宮皇天眷顧祖宗



垂佑誕生皇子寔出中宮姿表異常質性聰睿茲已能  
言能行矣不可不早爲教養也蓋童蒙之時良知良能  
未有所誘天真渾然不早教之一有放失習與性成他  
日雖有良師傅教之亦難入矣爲今之計必選醇謹老  
成頗知書史宮人如衛聖夫人楊氏者保抱扶持言語  
必教之以真正之音行步必教之以端莊之舉內庭之  
宴鐘鼓司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節鼇山之戲不使之  
見迨夫稍長嚴敕東宮老成內臣如太監覃吉者先教  
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于天性仁敬之心本于

自然至八歲教之誦詩讀書凡尊尊親親之等仁民愛  
物之則無不啓知端其趨嚮及其漸長建立官僚之時  
仍乞敕內閣大臣會同各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慎  
選名實相符才德老成學問醇博端良重望之臣以充  
其任回邪詭秘者不使之預自此日出春宮講論經書  
涵養德性使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凡世事委曲  
在所當知人物賢否在所當辨與夫上天之所當敬祖  
宗之所當法百姓之所當卹財物之所當惜如此則內  
外輔導得人而又教之于豫皇太子德不至于堯舜文



武之域者臣未之信也臣以非材荷蒙列聖厚恩叨任六卿之重又蒙皇上加臣太子少保正係東宮輔導之官臣受任以來夙夜惶懼思無以報惟在豫教皇儲以成至德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之治亂是臣一得之愚惓惓忠愛之意也伏望聖明留意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疏入得旨是該衙門知道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弘治六年

劉大夏

臣等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

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于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尤難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導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經水州縣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仍于潮神廟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塊一條長十四五里以圖經久若此處



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隄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于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開河尤爲利便臣等仰知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爲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尙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況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臣愚乞敕戶兵

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計處斟酌前項工程于理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于何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糧該于何處支給逐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疏入 帝嘉之賜璽書褒美

申明律意疏

弘治七年

馬文升

臣竊惟爲治莫先于德教輔治莫先于刑罰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前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爲刑乃輔治之具不可不明首命大臣更



定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懲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于強盜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強盜條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祖宗朝凡錦衣衛捉獲強盜綁赴御前引奏者俱奉綸音三法司錦衣衛午門前當時會問明白隨即具奏奉有欽依刑科三覆奏就行處決或有不待三覆奏而處決者所以良善者知所勸奸惡者知所懲典刑

既正盜賊屏息至天順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該司禮監官傳奉英宗皇帝聖旨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爲始每至霜降後但有該決重囚著三法司奏請會集多官從實審錄庶不冤枉永爲定例欽此蓋專指律該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枉故令三法司會集多官審錄恐強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強盜既該決不待時緣何監至秋後處決因有前該傳奉欽依所以一向因循但係強盜不分贓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與秋後處決之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



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翻異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況處決之際因是囚衆多至日晚或至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之義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如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矣是強盜與鬪毆殺人者爲無異矣又非歷代制律懲惡之意欲強盜之息得乎伏望皇上今後凡錦衣衛官捕獲強盜綁赴御前引奏者乞照先朝故事敕令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于午門前會問明白追有贓仗擬罪如律備由

具奏奉有欽依刑科覆奏不必監候隨卽處決中間果有情可矜疑者亦要明白上請定奪或有冤枉亦與辯明其法司徑問強盜及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兇犯務在鞫問情犯明白贓仗真正毋撓于勢要毋拘于成案發大理寺審擬合律類奏奉有欽依者刑科覆奏亦就處決庶有以正邦刑而懲奸惡息厲階而安良善其律該秋後處決重囚照舊會審恭惟皇上寬仁慈厚實同舜禹而臣猶以此言進者蓋此時強盜恣肆劫財殺人全無忌憚比之往年大有不同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往



往有之若不將強盜兇徒依律不時處決則恐厲階自此而生將來有不可制之患矣況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事也強盜有犯不時處決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蓋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于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臣叨掌邦政弭盜安民乃其職任苟有所見事干國體不敢緘默疏入得旨是法司知道

請添巡撫疏

弘治七年

馬文升

臣竊惟我朝自宣德年間各地方添巡撫官員或都御

史侍郎以節制三司比時惟河南山西陝西南直隸蘇松等府設有巡撫官其餘布政司止是不時差遣大臣巡視或一年二年而回所以三司官員互相因循府司官員惟知貪利以致福建賊首鄧茂七浙江賊首葉宗劉廣東賊首黃肅養倡爲亂階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僭號稱王攻劫城池殺擄人民地方騷擾爲之不寧者數年其廣西貴州苗蠻因而爲亂朝廷命將出師方克勦平彼時兵食尚足人民富庶未甚費力近年以來宗室位多冗官太濫加以水旱相仍科派無極所在倉廩空



虛軍士乏糧城池坍塌武備廢弛守門者皆老幼之卒操練者半疋羸之輩如湖廣桂陽縣被賊百十人進城如入無人之境江西贛州府地方流賊數百劫掠十數餘日至今未曾捕獲福建武平廣東程鄉縣賊盜尤甚倘或哨聚日久爲患非輕其浙江大戶之家或爭私忿各聚人衆相殺數日有司莫敢禁治誠非治世所宜若非添設巡撫官員早爲整治將來之患有不可測今江西已添巡撫官一員但止管南贛二府及福建汀州府廣東韶州南雄湖廣郴州一帶不預民事三司官員未

聽節制難以行事查得本部先嘗建議要于福建浙江添設巡撫官員未蒙俞允今日之勢又非前數年之比矣應合早爲處置臣等職掌兵政天下安危所繫若不弭之于早萬一有事臣等萬死何足以贖伏望皇上以地方爲重乞敕吏部會同本部推舉練達老成剛柔兼濟官二員爲都御史巡撫浙江福建地方專一撫安軍民緝捕盜賊禁貪殘除奸弊修理城池整飭武備措置倉糧操練民兵凡事與鎮守內臣計議而行大意以弭盜安民爲本其江西都御史金澤就令巡撫江西多在



南贛二府居住仍兼管廣東韶州南雄二府及湖廣郴州桂陽一帶候命下之日各另請敕行事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七

御選明臣奏議卷八

陳災異疏 弘治八年

馬文升

臣謹奏據湖廣布政司呈據長沙府申據善化二縣申竊照本縣地方自弘治八年二月以來天雨不降高阜去處未曾翻耕卽今苦竹開花實如麥米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黃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方纔凋謝備由轉呈到臣會同巡按監察御史鄭惟恒議得凡物之生各有常性今當地方旱沴之餘土木併興之際而山林園圃草木多開異花生異實戾性之常厥妖甚異斯固微



臣失職之咎亦由民力難堪怨聲沸騰有以致之也除洗心滌慮思過補愆及行都布按三司一體痛加修省等因具奏抄出該本部備查近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如輪冰雹屢降天火時發夏霜隕禾等項災異歷攷傳記以詳厥罰上請皇上修德以弭天意及要行兩京文武羣臣各竭乃心殫乃力勤臣職以奉朝章修人事以回天意期交盡乎修弭之道用少裨于宵旰之憂凡事關乎治理聽條奏以舉行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是弭災之道在修人事事關朕身的當自舉行爾兩京文武

羣臣並各處鎮巡三司管官尤當痛加修省勉盡職務共回天意毋事虛文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痛加修省勉盡職務及本部合行事宜另行條奏外臣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知保天下在得民心故倦倦以安養斯民爲念立綱陳紀無一政而不在于養民發政施仁無一事而不寓乎仁愛貪官污吏之害吾民者必重置于法豪宗巨族之殘吾民者必大治以罪列聖相承率遵是道所以百餘年來海內晏然災異少見民之感德浹于骨髓淪于肌膚也仰惟皇上嗣登寶位



愛民之心實同乎舜禹仁民之念遠繼乎祖宗無一令  
之不善無一政之或乖夫何近年以來乃有前項各處  
奏報災異數者之中惟地震一事攷之前代固有震者  
未若今日連年震之不已而海內俱震草木之妖固不  
能無未見今日並生一府又在同時此皆災異之甚者  
且變不虛示必有其應由人事乖于下斯天變應于上  
然而致此者固皆臣等不職所致實由賦重役繁小民  
不得其所之所感召耳何以知之什一而稅古之常制  
今之田畝十稅八九且宣德正統年間宗藩位少武職

未多江北布政司稅糧撥付邊方京倉上納者每石價  
銀不過五六錢多係布絹之類來京糴買未嘗專要銀  
兩而有司倉存收者俱收本色其運之數十之四五近  
來宗藩位多武職太濫邊務方殷祿米去其大半小民  
之糧盡數改撥京邊二倉上納每糧一石少則用銀八  
九錢多則用銀一兩一二錢俱要煎掣淨銀豐年用糧  
八九石方得易銀一兩歉年則借取富室收後加倍償  
還間有空閒地土又被各王府及勢要之家占爲莊田  
催租之人百般科害控訴無門往年京師倉庫錢糧易



于上納邇年使用之錢過于所納之數若至絲綿花絨闊布大絹一切物料交納尤難非經攬頭小民不敢上納所以在京米糧雖賤價值日增每一布政司該徵銀百萬餘兩而備用馬價擡柴夫役京班及司府州縣官柴薪阜隸驛遞馬驢船隻又該銀數十萬兩而買辦顏料織造段疋供用之物不在其數江南兌運京倉並各衙門糧米運至京師者每正糧一石亦該二石之上甚至三四石者今年如是明年亦如是歲歲如是無有了期桑棗鬻之已空而絲絹猶徵田畝賣之已盡而稅糧

猶存逃亡人戶稅糧併于現在人戶代納收成已畢而枵腹啼飢者比比皆是隆冬墮指而赤體號寒者處處皆然衣食不足罔知禮樂風俗日見其澆漓人心日滋其姦僞子詈其父習以成風弟毆其兄恬不爲異究其所由社學久廢人不讀書以致如斯賦重民困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好逸惡勞人之常情古之帝王遂民所欲今天下之民河南者因黃河遷徙不常歲起人夫五六萬每夫費用盤纏銀一二兩逐年挑塞歲以爲常近因河決張秋有妨運道欽命內外大臣往彼修築又起河



南山東人夫不下二十萬所費錢糧不可勝計皆出自小民脂膏江南蘇松等府挑濬河道亦曾起人夫二十萬卽今南北直隸河南山東沿河沿江燒造官磚及湖廣前後修葺吉興岐雍四王府該用人夫匠役不下五十餘萬江西前後修葺益壽二王府今山東青州修葺衡王府二布政司亦該用人夫數十萬先修者三年之上尙猶未完後修者方纔興工先後用銀豈止數百萬兩今兩廣用兵民之供運軍餉者又不知用夫幾何山陝二西人民供給各邊糧料終歲勞苦尤甚他方及僉

派天下各王府校尉厨役齋郎禮生每當一名不數年必致傾家蕩產且洪武年間封建諸王惟秦晉等十府規模宏大壯麗將以懾服人心以固藩籬其餘諸王府俱各差減蓋恐費民財而勞民力也永樂宣德年間亦皆如是以後年間修葺各王府方纔寬大宏麗一府有修葺二三次者北方府州城闕民稀圻毀軍民房屋不致太多今江南府分多有依山順嶺傍河臨江城小人稠自唐宋以來未曾封王軍民居住相傳數代生齒日繁今聞差去內外官員止照北方王府周圍牆垣丈尺



及起蓋軍校營房有將軍民房屋圯毀十之二三者甚有圯去四五分者斬山平地多傷風水軍民蕩析其居無所歸著告訴之言盈于道路嗟怨之聲徹于上穹加以做工人夫暴露日久萬一積怨恐生他虞卽今在京各項工程亦衆操軍連歲少休多有累及逃亡及在外司府州縣並各邊總兵等官非奉奏准明文擅動軍民修葺不急衙門非禮祠廟及耕種自己田土做造私己器皿者亦多裏河一帶直抵南京平昔俱有聽撥拽送馬快船隻等項人夫近因三次親王之國豫備接應人

夫又不下數十餘萬聽候日久飲食不足尤爲困苦役繁民困未有甚于近歲者也賦重役繁二者併行則民力豈有不困民財豈有不竭欲望遂其生養豈可得乎民旣流離困苦不得其養則上天生物之心有未遂矣人君子民之責有未盡矣災異之來未必不由于此賦稅之重勢至于斯固不可已但價值亦當少減工役固不可已緩急亦不可不節王府之修固不可不加宏麗亦不可不計地之廣狹而斟酌損益此等事情關繫甚大若不早爲處置誠恐年復一年上恬下嬉災異之示



或不可弭而意外之虞難保必無合無通行各處鎮守  
巡撫總兵并都布按三司官員今後各要上思朝廷委  
任之重仰體皇上恤民之仁邊倉糧價斟酌定奪比前  
量減銀數而各邊管糧官亦不可多收及行仰所屬凡  
遇分派夏秋稅糧之時將京邊二倉糧料先儘上戶次  
及中戶起運下等人戶俱作存收或折納濶布嚴禁里  
書人等不許挪移作弊致有不均其徵收之時亦要酌  
量緩急豫定期限陸續設法催納不許要譽逞能嚴刑  
峻法逼民逃竄其桑棗有遭荒歲砍伐已盡者亦要申

明祖宗舊制著令照丁栽種務實效以復民之恒產其  
提調學校官員亦要修舉社學之規慎選教讀之人各  
里凡民子弟俱要入學誦讀孝經小學並御製大誥俾  
知孝弟之道法度之嚴以復民之常性巡撫官尤宜振  
肅紀綱倡率所屬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可以養民之  
生者一一舉行貪官在所當去污吏在所當黜可以蘇  
民之困者悉要振作視民如己之子節財如己之肉使  
民無啼飢號寒之苦得遂仰事俯育之天如有盜賊生  
發小則設法撫捕大則調軍勦滅毋致滋蔓貽患地方



其于委任斯無所負其大小衙門若有應合修造工程  
事干動支錢糧起倩人夫數多者務要奏奉明文次第  
合應修葺小小工程亦要申稟巡撫等官示下方許修  
造其餘一切不急之務一毫不許擅科一夫不許擅役  
及行各邊鎮守分守等官除修邊外不許擅撥操軍修  
理一應淫祠私宅公館等項並耕種田土做造器皿重  
勞士卒廢弛武備如有故違通許巡按御史指實具奏  
提問如律上請定奪情重者文職照坐視民患事例降  
調敘用武職照私役軍人事例降級發落通行京通二

倉內府各庫局內外提督巡視等官並各邊監督官員  
各要嚴加禁約官攢庫斗人等不許刁難納戶措勒財  
物仍乞敕工部轉行湖廣江西先次差去修葺各王府  
內外官員如果工程未完作急修葺完備若是已完卽  
便回京不許在彼遷延虛費供給有傷民財仍乞敕三  
道分投齎付今次差去湖廣江西山東修葺各王府內  
外官員及請敕彼處鎮守太監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  
公同相度今次所修王府各府城內地方有無空闊如  
果城濶人稀其周圍牆垣丈尺並宮殿衙門一應房屋



照式起造分毫不可有減若是城狹人密別無空地周圍牆垣不必拘于北方王府周圍丈尺徒使府內空地太多以後致令起蓋離宮別殿臺榭遊玩去處致惹事端有違祖訓且使軍民嗟怨其合用木植等料必令匠作斟酌相度而用不許因爭小忿將長材故意截短勞民重買有稽工程其督工官亦要撫恤人夫時其飲食不可太急及索要財物若牆垣宮殿基址大工修築已就將原起人夫或分班做工或疎放一半不許盡數拘留致生疾病因而死亡有傷和氣內外官員仍每半年

一次具奏要見造完工程若干用過物料若干現在做工人夫若干不許似前遷延歲月久勞民力工部仍查內外節年修葺派出料物若干工程已完未曾送納者卽係多餘之數准作後來應用不必再派有司寬其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若然民雖不能盡遂休養亦可少蘓困弊一二前項事情國家安危所係伏望皇上覽臣所言如果有益生民有裨治道斷自宸衷俯賜施行更乞益遵祖宗之訓益篤愛民之仁節財用省造作以培植邦本崇正學抑邪術以端澄聖心庶幾天意可回災



異可弭而國家萬萬年無疆之基業實在于是矣臣干  
冒天威不勝戰慄恐懼惓惓爲國爲民之至 疏入得  
旨該衙門看了來說

修飭武備疏

弘治八年

馬文升

臣竊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修否武備修則四夷知  
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橫奸雄窺伺而天  
下危矣李唐之末武備廢弛終致藩鎮之亂趙宋之季  
兵馬衰弱卒有金元之厄載在史冊昭然可攷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

雖當投戈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邊之念故私役一軍  
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  
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  
業遷都北平密邇邊塞其于武備尤爲注意彼時精兵  
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  
部落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  
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  
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至今  
讎恥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前去清



理亦多虛應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現在者不滿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多戍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畜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

恤尙以爲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雇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一二錢行糧糶賣不得食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現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于此時者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藉乎馬洪武永樂年間京衛于空野官地置立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足堪牧放春冬又全支料草以備餵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卽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已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



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卽挪往西山一帶  
四散趁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之數一時調用猝不能  
齊秋冬雖支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豫賣與人況六  
個月止關草二個月每月止折與銀二錢通不穀一月  
支用且人無食必死馬無草必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  
天下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  
支草夏秋旣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餵飼軍士艱  
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  
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現

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  
消耗莫有甚于此時者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精  
強尤在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盛甲廠所造軍器每見  
守衛軍人披帶盛甲其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  
堅袖長壓肩全不合式盛尤太重卽今京衛軍士常操  
弓矢多係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七八把平  
昔尚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弓豈  
能開射縱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  
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槍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



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入己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挪移搪塞有名無實況去歲內府戊字庫軍器被火燒燬數多現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于此時者也且軍馬充足甲兵堅利若將不得人亦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持可取善撫士

卒者但中間多有貪利爲害年老有疾而士論不歸者本部已奏行天下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韜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時莫展寸籌恐出衆奇才或混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于此時者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士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



知攻殺擊刺之不熟至于馬匹猶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卽爲住操所以馬多生拗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敵騎之嫺熟蓋亦霄壤之不侔操練未精亦莫有甚于此時者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旣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況天鳴地震連年不已草木妖孽歲時迭見象不虛示必有其應禍福安危相爲倚伏近日北敵近邊遞送番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不要減去一人似有啓釁之

意旣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迹且北敵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旣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以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京師以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卽非我土至若密雲薊州尤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倘有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若不早爲修飭誠恐有誤國家大事伏望皇上處常思變居安慮危念京師軍馬乃朝廷自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奸禦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



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團營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奏置之于法更乞天語丁寧著爲定例其坐營把總等官務要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害敢有不遵事發照依內外提督大臣欽奉敕諭內事理發落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內外官員亦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似前遷延因而私役賣放以致軍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仍查照弘治二年該司禮監太監韋泰同臣等選軍之後奏准事例每營再行揀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爲上等之兵遇警動調挨

營前去免致又行挑選遷延數日不得起行有誤應援其逃故之數本部仍通行各該清軍官員用心清理如不及數攷滿之日不許陞用庶兵有所養勇于赴敵而逃亡亦少矣仍望皇上念戰馬爲國家所重草場乃戰馬所資乞降敕齎付現差清查京衛牧馬草場給事中御史等官並五軍三千神機營各選差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官前去將永樂年間原撥各營牧馬草場拘集地鄰人等從公取勘四至明白就爲丈量每營原該地若干頃內已耕種地若干長草堪



以牧馬地若干已耕者要見何人管業係親王管業者  
另撥無礙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牧馬其餘不分內外勢  
要官員俱要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者取問如律丈  
量之後四至埋立封堆仍于各該教場官廳內豎立石  
碣將四至鐫刻在上永爲查照自後再不許一人奏討  
如有故違許科道劾奏治罪今後馬軍敢有將該支料  
豆豫賣與人及將官馬雇與人騎坐者事發俱于教場  
門外枷號半月滿日仍送法司問罪與雇馬之人照例  
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侵欺料豆一二石者照常例

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匹與人騎坐者事發降一  
級料豆至十石馬至十匹以上者降二級仍調外衛帶  
俸差操其軍民職官人等若有私買軍士料豆下倉關  
支至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邊衛充軍更乞敕戶部  
將京營馬匹春冬六月支與草束三個月一月本色草  
束二月折色銀兩每名月支與三錢尤望皇上以兵器  
爲士卒衛身克敵所資乞敕工部通查內府各庫現收  
軍器共有若干巡警有無穀用是否堅固如有不足乞  
敕內府兵仗局成造精緻盔甲腰刀斬馬刀長牌弓袋



各二十頂副把面工部差官送去浙江福建江西河南  
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處無巡撫者送鎮守巡按官處  
交收各將所屬衛所並有司該辦軍器物料徵收一二  
年之數或現收在官並拖欠未完查追完備于本布政  
司收貯直隸俱于各府收貯布政司去處委三司堂上  
官江北直隸俱于淮安府江南直隸俱于蘓州並太平  
府北直隸于真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並各衛管  
局官員提調却將各衛所局匠通取到于布政司並前  
定府分軍器局內免造長槍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團

牌改造長牌照依發去式樣併工成造其弓箭俱照宣  
德正統年間弓要絲綿寸扎外用堅漆甲面俱用厚密  
青白綿布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有造作不如法者三  
司並各府衛委官照依織造段疋事例參問降級發落  
若已造完陸續送京工部會同本部官看驗總送內府  
各庫收貯專備從調官軍領用以後前項司府每二年  
俱照此例攢局成造一體運送赴京照前看驗交收庶  
軍器可用不致有誤本部仍通行內外各衙門大小文  
武並科道官及天下鎮守巡撫巡按三司並府州縣等



官各查照本部先今事理但有習熟韜略弓馬絕倫或有出眾奇才堪爲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或草野之人俱聽舉用有司以禮起送赴部本部通將節次所舉未用將材並原係將官後因緣事不係失機革去職任者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官逐一評議某人可任主將某人可任副將某人可任參將某人可任守備某人可任方面具名奏聞挨次斟酌推用舉到奇材另行會官攷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其舉到將材若有奔競請託者終身不錄各官亦要用

心訪察務得實材不許一概濫舉有孤朝廷廣求將材盛意庶將官得人奇材不致遺棄更乞敕團營提督內外大臣今後凡遇春秋三九月常操之期早爲具奏行令欽天監選擇吉日務在十五以裏不許過期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間操法五日之內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軍中號令全在旗幟金鼓其執旗掌金鼓之人務選年力精壯耳目聰明者造冊在官不許頻換教演之日務令軍士目識旗幟耳聽金鼓令其旗東則東旗西則西隨其所指千隊如一鼓動則行金鳴



則止行止合節萬軍無錯至若斬馬長刀摧鋒破敵全  
藉此器京營原無教師合無行移陝西鎮巡官于在城  
操軍內揀選十分諳曉馬步刀法者二十四名應付口  
糧腳力差官管送來京于十二營每營撥與二名于各  
千原習大刀軍人內選出三五名令其習學待其通曉  
其法卻令專教本千軍士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  
千自然習熟原取陝西軍人俱各放回仍查本營操軍  
除神槍刀牌外其弓箭手共若干員名于內府該庫收  
貯各處布政司運到歲造官弓內每名給與一張各隨

力之強弱以揀弓之硬軟務要逐日開弓演習日久自  
射能及遠而堅甲可透敵人知懼不敢輕衝其馬匹尤  
要加意操習使馳逐合度不致生拗鞍轡之類俱要堅  
固整齊庶便于馳驟夫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爲要若兵  
馬精勇軍器堅利而又將得其人再加以倉廩充實雖  
有外侮不足慮矣臣等職掌兵政因北敵窺伺武備未  
修日夜憂惶寢食弗寧故敢冒昧上陳伏望聖明留意  
俯賜施行宗社生靈幸甚 疏入帝不納

請視朝疏

弘治十年

徐溥



臣伏覩陛下臨御之初講學修德敬天勤民無所不至天下之人皆以爲堯舜之治可指日而俟也近年以來視朝甚遲或日高數丈殊非美事臣等已嘗屢言不敢瀆論內閣奏事舊制每日二次若有緊急事情不拘時奏聞今止一次遂以爲常批答之出動經累日各衙門題奏本章或稽留數月或竟不發出事致壅滯不得卽行且本朝列聖自洪武以至天順年時常面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所以通達下情者惟在章奏又不以時斷決其于政體實爲有礙至于經

筵日講所以明義理是非之端陳古今治亂之迹成就君德裨益治道惟在于此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去年春夏日講止得三次秋冬經筵止得一次較之初政似有不同臣竊聞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旣疎則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向來頗聞有以修齋設醮燒丹煉藥之說進者夫齋醮之事乃異端惑世求利之術聖主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科儀符錄一時最盛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猶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失守求福未得反以召禍今內庭禁地修



建不時賞賚無算黜退道官復陞真人賜以玉帶恩寵服色過于公卿遠近傳聞無不駭異至若燒煉之事其害尤慘蓋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肝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遂殞其身雖杖殺柳泌何救于事惟漢武帝始雖迷惑終知悔悟謂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于是文成五利之徒相繼誅死故雖海內虛耗亦以壽終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僞亦已甚明況依方而煉計日而待所成者何丹所驗者何藥如其無

效則聖明所照亦可以洞悟矣若親儒臣明正道行善政自足以感召嘉祥培益聖壽永享和平之福何假于彼異端之說者哉且自古奸臣佞人蠱惑君心以自肆其欲者必以太平無事爲言禍患一來悔之何及唐相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今承平日久溺于宴安自目前觀之似乎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派重疊財穀耗竭兵馬罷敝生民困窮日甚一日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妖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然之患誠爲可憂陛下



深居九重言路之官皆畏罪隱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  
爲陛下言者伏願陛下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  
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奸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則聖德  
日新聖政日理億萬年太平之業可保無虞矣 疏入  
帝從之

論罷興作疏

弘治十年

周 璽

題爲罷興作以隆治道事竊惟爲治之道莫大于得民  
心得民心之道莫大于恤民力蓋民者國之本也或重  
役以窮民力則其本傷矣本旣傷而欲國之治未之有

也故春秋凡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之其重民力  
如此仰惟陛下卽位之初勵精圖治愛養斯民詔諭天  
下有司一夫不許擅役一錢不許擅科天下之人皆曰  
不圖今日復見堯舜之君夫何近年以來興作之事連  
年相繼府庫之財費出無經民困于科派而流亡過半  
軍苦于力役而逃竄恒多財耗力竭人不堪命臣心知  
其非而緘默畏死不惟負陛下委任諫官之盛心抑且  
負祖宗設立諫官之本意也故敢昧死言之昔唐堯土  
階茅茨不害於變之風夏禹卑宮陋室不損敏德之化



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旣成而一臺不築遂成富庶之休唐太宗鑒秦隋之弊財用旣具而一殿不爲遂成貞觀之治是皆載之史冊昭然可攷願陛下察之往者壽寧侯宅第之營數年未得休息今歲毓秀亭之建此時正當勞費近日又差官前去河間府興濟縣地方修葺房屋廟宇陛下仁同天地明並日月安忍作無益以害有益哉且京師腹心元氣也河間數府其肢體也若土木一興則數府動搖人心嗟怨肢體傷矣肢體旣傷而腹心元氣寧保其無恙乎方今北庭入貢遠人慕義

來王之時正當詰戎兵修政教使知我朝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以讐服邊方窺伺之心可也今土木之工興作無厭軍民之力疲敝不勝彼將覘我中國之虛而萌覬覦之念矣況近日四方有災異之陳京師有陰霾之變兼以鳳陽地方流賊作耗正陛下敬天勤民恐懼修省之時也伏望皇上憫斯民之苦罷不急之務仍于萬幾之暇日御經筵留心經史親近元老講求治道則聖心湛然百職惟熙而太平至治之效可以並唐虞超三代陋漢唐于下風矣臣叨居言路輒敢上瀆言出而禍



御選明臣奏議 卷八  
朱攸校  
隨臣非不知也萬一微言得入天意少回罷止興作以  
省無益之費導迎善氣以迓無疆之休臣雖碎首殞身  
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疏入帝  
從之

論重名器疏

弘治十年

周璽

題爲抑奔競以重名器事邇者清寧宮因災重建告厥  
成功內官監以其趨事之人開坐上請欽蒙陞職有差  
營繕司郎中李堂特陞京職二級命下之日物議沸騰  
咸謂陛下爵賞過當名器太輕往歲傳奉止于冗職近

日內降漸及正途國事日非公道攸廢臣以菲才待罪  
言路苟有所見義不容默竊照郎中李堂猥以凡庸叨  
中甲科濫膺部屬服色俸級亦極寵榮固宜竭忠輸忱  
盡心圖報若管理修造職分當然縱有催趨物料之功  
亦皆尋常易爲之事今辦理未及一年輒陞京職二級  
名器之濫不宜如此彼工匠醫卜無階而入者官冗職  
濫固不足言至若李堂出身正途乃夤緣陞職甘同工  
匠之流諂事權豪無異乞憐之狗陛下明並日月洞燭  
奸邪若不痛加裁抑臣恐本部尙書徐貫見伊部屬尙



亦超遷必將藉口夤緣希望殊典況本官奔競素著曾經彈劾臣愚所以逆料而過慮之者爲此故也噫在朝之臣無正途無雜流無小大奔競成風恬不爲怪興言及此實切寒心昔賈誼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也今欲禮義修明風俗敦厚惟在陛下端本澄源慎重名器一轉移之間耳臣聞先年修葺太廟工完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王綸等止蒙給賞未曾陞職正與今日修葺清寧宮事體相同伏望皇上斷自宸衷收回成命將李堂照例給賞罷

其陞職以杜儉邪奔競之門以絕徐貫將來意外之望將見奸邪之膽自落廉恥之風日盛實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也愚臣妄議罪當萬死倘蒙陛下矜察則螻蟻微軀亦何足惜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

卷八

朱攸校

御選明臣奏議卷八



